

糊涂闯车队,中书舍人挨暴揍 走路就犯懒,门口送客坐轿回

皇帝“节俭”豪车一坐几百年

自古以来,交通道路权就是权贵和民众争抢的对象。帝王出门,黄土铺街,净水泼道,这路百姓就走不了了,只有围观的份儿。官员出行,有时候也有一定的仪仗。比如清朝时候,官员出行,就要搞交通管制。马队前两名壮汉,拎着大黑鞭子开路,啪啪往地上抽,以示马队来了。马队最后有衙役举着牌子,表示马队过完。老百姓有歌谣说:双鞭前导宛如两股虾须,独板在后恰如一条狗尾。这是对招摇过市的官员队伍最恰当的讥讽。

不慎闯入车队,下朝官员遭暴揍

街上管制了,老百姓当然不敢随便走,就算是级别低的官员也不行。闯了车队,后果很严重。

中书舍人的官职已经不低了,这个官职是负责草拟诏书的,相当于皇家秘书处秘书。在唐玄宗时代,中书舍人窦华就因为误闯车队挨了打。那一段,宫里流行美食大赛,参赛选手是各位公主,初评评委是唐玄宗任命的检校进食使袁思艺,终审评委当然是皇帝自己了。公主们为了夺得第一,水陆珍馐无所不用,据说一盘子菜,价值达中户人家几十家家产的总和。这么贵的食材,这么有身份的厨子和评委,那评选相当隆重。送菜进宫的时候,必须要交通管制。专门的车队隆重把美食送进皇宫,谁都不能擅闯。

偏偏窦华没留神,下朝走错路,闯进了送菜队伍,还在美食队伍中逆行。这还了得?几个官中的太监桑役不由分说,抡着棍子一拥而上,把窦华揍得狼狈不堪、头破血流,最后“仅以身免”。这冤冲谁喊去呀?只能怪自己没眼力见儿,走神了。

这还是皇亲的车队,要是皇帝的车队,讲究可就多了。皇帝的车队叫卤簿,卤是指天子的车驾,簿是指仪仗护卫。清朝的卤簿分为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鸾驾卤簿、骑驾卤簿4种,分别用于祭天、朝会和祭祖、平时使用、出京巡幸,旗幡仪仗包括54个华盖、72个执扇、16个雉尾鸾凤、16个幢、16个幡……这架势,不管制怎么能行。当然,皇帝以下,皇亲和百官都有各自

的出行规格,该坐蓝色轿子的,决不能坐绿色;该坐四人抬的轿子,决不能坐八抬大轿;该骑马的,绝对不能乘轿子。不像现在的个别官员,总想突破限制,弄个豪车。要在古代,僭越是要丢命的。

官员没有“公轿”,想坐自己去买

皇帝出门,自己坐的车子叫辂,车上的轿子,叫做舆。这就是古代最豪华的交通工具了。不是每个皇帝都要新造专车。说来人们可能不信,唐高宗制造的玉辂,经历了武则天、唐玄宗……一直使用到北宋末年,几百年的寿命,现在什么车都比不了。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说,这辆车一共去过三次泰山,载着皇帝去封禅,至于去其他地方,不计其数了,到了宋朝依旧好用、稳当。《铁围山丛谈》里讲到,宋仁宗觉得这辆玉辂使用时间太长了,有点晃悠,就让人制造了一辆新车。新车造好了,两辆车一起去开宝寺,旧车在后面,突然发出了古怪巨大的声音,死活走不了了。皇帝没辙,只好换到了旧车上,这回行了。

宋神宗元丰八年元旦大朝会,仪鸾司把装饰一新的新车、仪仗都摆到大庆殿前,结果出了事故,一大堆东西都塌了,不仅新车被砸坏,还伤了仪鸾司好几十个人。这回算是踏实了,以后皇帝再也没动过换车的念头,老实坐那辆旧车,直到北宋末年,这辆车被金兵掠走,不知所终。

皇家一辆车能坐好几百年,官员的轿子呢?古代可没有“公轿”这个概念,国家不给配轿子。按照级别,该坐哪种课程,自己花钱去买。要是买不起呢?可以租。至少从宋朝开始,就有了“轿肆”,类似于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唯一不同的,只是完全私营,不受什么限制。明朝官员王世贞说,他中了进士以后,由于不能节俭吃苦,每年的花费大约是300两银子,当了京官后,大约得花六七百两,包括吃喝费用,当然也包括买轿子雇轿夫,大头是各种应酬——看来不仅没公轿,公款吃喝也没有,没地方报销去。他说他知道的比较省钱的同年,一年只花不到百两。清朝的俞樾引用王世贞的话说:我们大清朝的官儿

花销和明朝差不多。

举人公款雇轿夫,武官禁止坐轿子

关于交通,还有两项有意思的规定。

在宋朝,有个奇特的规矩,部分地区的举人进京赶考,路费由朝廷来出。比如有文献记载,宋太祖在开宝年间就下过诏书,四川(四川)、山南(当时可能是指广东海南贵州等地)、荆湖等地的举子,从进京启程始,到考完回家止,路费全由国家负担,方式是发给“来往公券”,路上拿公券结账就可以了。直到清朝,都还有类似的规定,例如云贵的举人赶考,由政府负担两名轿夫和一名担夫的费用。

为什么有这么一项规定呢?没有明确的解释,但不外乎两条,一是这些地方太远,来回一次费用很高;二是这些地方当时都不发达,举人们也穷,有些举人倾全家之资进京赶考,要是没考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弹尽粮绝,有的人干脆一落榜就自杀。公款出路费,可能还真是为了避免悲剧采取的一种有针对性的政策。

另外一项有趣的规定就是,武官不能坐轿子。

宋书《清波杂志》就说,宋徽宗政和年间,下诏“非品官之家,不许乘暖轿。武官任主兵……并不得乘轿”。意思就是说,家里没人当官,就没资格坐有空调的轿子,而武官在执行军务的时候,不许坐轿子,只能骑马。想坐“豪华军车”,看来是没门了。

两厢对照,即便在封建社会,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知识分子的照顾。现在凭学生证可以买便宜火车票,出入一些公共场所免门票,可以视作这类优惠的延续。军人不坐轿子,则是工作需要。坐着八抬大轿指挥作战,就像坐着玛莎蒂拉指挥集团军,太不像样儿了。

倒霉的、犯懒的和演戏的

倒霉的人叫张衡,在武则天朝,官已经当到四品,而且马上就要再进一阶,

提拔到三品。他倒霉就倒霉在路上没搞交通管制,退朝的路上饿了,饿的时候又看见路边推新出屉的大馒头,冒着热气儿呢。张衡没忍住,买了一个,吃上了。搁现在,就好比下班饿了,在路上买个羊肉串、煎饼果子边走边吃很正常。但那时候是唐朝啊,要不怎么说张衡倒霉呢,他路上吃东西被御史看见了,御史还给武则天写了个本子,弹劾他,武则天的批示是:“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得,张衡的政治生涯到此为止了。看来边走边吃,真不是个好习惯。

现在有些官员爱搞交通管制,可能也是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吧?

犯懒的官员也有。听说过在家里坐轿子的吗?明朝杨慎的《升庵集》就写过这样的事情。杨慎说,有些官员送客人,从门厅送到门口,回来时就要坐轿子。杨慎叹道:几十步的距离啊,何必呢,大家都是“徒步寒儒”混出来的啊。很难说清楚当时官员是什么心态,摆谱?给谁看呢?那就一定是懒了。

演戏的也有。这人名叫孙良孺,宋朝的官员。他有个特长,装廉洁。有一次宫里派调研员来他办公室了解下情,他赶紧让人出去买了一大堆粗布,质量那个差啊,颜色都斑驳陆离的,难看。人家就问,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啊?孙良孺说:“我女儿出嫁,给她做衣服啊。”那位调研员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回到宫中就把这事儿汇报了。结果是太后觉得这个官太清苦了,给了他一大笔钱,当然还有好多布料。

这样的“穷官”,当然不能有自己的车马,出门一定要租马。宋朝租马,总是问一句:单程还是往返啊?价钱不一样。孙良孺总说单程,省钱啊。有次孙良孺执行公务,去刑场监斩一个犯人,早早去租马,人家就故意问:“去哪儿啊?”孙良孺说:“去法场。”人家接着就问:“单程还是往返啊?”周边顿时哄堂大笑。

去刑场,有单程的吗?那不成死囚了?

老 猫

早培班,路该怎么走

关于早培班,人们往往会同时想到两个重要问题:我们既需要通过大众化的教育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也需要通过英才教育来完善我们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早培班作为人大附中、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创建的经北京市教工委批准的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实验项目,给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带来了哪些经验?

“我不是要拿竞赛金牌,我要当化学家”

曾经的教育,拴住了不少孩子,为了分数,为了高考,成长的乐趣在一点点消失。出路在哪里?在日前举行的人大附中早培班教学成果展示会上,人们看到了一个个追求自己梦想的快乐精灵——“小诗人”安子瑜在文字王国里低吟浅唱,出版了诗集《停顿的风》,“演奏家”丁子扬在小提琴的旋律中徜徉,“小导师”聂柯桢在未知的化学实验里驰骋,七年级时就拿到了北京市高二化学竞赛的一等奖和全国高中化学联赛二等奖。而他明白,“我不是要拿竞赛金牌,我要当化学家”……

小小的年纪,他们已经接触到科学的最前沿,在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拓展项目研究;完成桥牌无线计分系统开发,发明自己的游戏棋;初中两年,早培班学生的名著阅读已经远远超过高中生乃至大学本科生的平均阅读量,人均写出读书笔记两万字左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海淀区教委副主任林海教授在听过早培班的语文课、数学课,看到孩子们的表现后说:“你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具备创新的能力,具有成为“大家”的潜在特质,正是早培班的培养目标。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表示:“当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自己的个性、兴趣、梦想都得到尊重,受到呵护,被接纳时,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理解将富有诗意,生命因此更为丰厚,他们潜在的创造能力会淋漓尽致地得以发挥,从而创造出教育的奇迹。”

“正经课”的时间最少,鼓励“小题大做”

在早培班,“正经课”的时间最少,除基础的语文、数学、外语课程外,早培班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教育、工程技术、艺术体育以及阅读、校本选修等课外活动。比如研修课,每周两个半天,或举办专题讲座,或进行科学实验,或走出校门到科研院所参观学习。研修课程对不同学科有不同要求:语文研修重在扩大阅读量,生物研修重在观察、记录,物理研修重在实验、动手,数学则在八年

级20多名学生强烈要求下开设了微积分,使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分析》,开始向大学课程延伸,体育研修则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利用校外资源开设了滑雪等诸多课程。

培育科学研究的兴趣,经历科学研究的过程,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积淀科学研究的体验,从学会提出问题、“小题大做”到将问题转化为课题,针对早培班学生开发的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就是在实践中诞生的。

2012年7月16日至27日,中国科学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KITPC)2012暑期拓展项目——“大型强子对撞机和宇宙线,真实的粒子和真实的数据”活动在北京举行。在两周的时间里,孩子们与来自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一起,学习和探讨“大型强子对撞机和宇宙线,真实的粒子和真实的数据”。

曾经,老师们担心学生知识储备不够,但面对前沿的科学学生并没有束手无策。胡雨石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纵横交错的干扰因素都让我们理解到了科学研究中毅力是何等的重要,新成果是何等的艰难,而遇到挫折又是何等的平常。

在这种方式的探索学习中,原有知识储量被弱化,年龄的差异与学习效果不是正比的关系。活动让老师们打破了思维局限,更加相信学生。

刘彭芝表示,中学教育的理想境界,就是既让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又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在学生观的更新上,重点要认识和关注学生的“主动性”、“潜在性”和“差异性”。只要敞开胸怀,放开、放远眼光,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评价标准等各个方面进行突破和融合,建立开放的、创新的学校管理体系,就完全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教育水准。

超长教育师资从何而来

物理特级教师高江涛深有感触:“最让我费心思的就是给这些提前跨进中学校门的孩子们讲些什么、怎么讲。因为早培班所有课程的设置都是弹性的,授课教师必须根据孩子们的特点编写适合他们的教材,这对所有的任课教师都是一个挑战。”

要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独立思考、乐于探究的意识和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将物理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

高江涛曾经给孩子们讲物理中的平动、转动、支点,首先需要从孩子们熟悉的滑梯、汽车讲起,之后再讲授物理的知识以及汽车运动的原理,然后让孩子们在自己的观察中深入领会……别看就是这么一节课,课程内容涵盖了幼儿园、初中、高中讲授的知识,甚至涉及了大学工科的课程内容。在学校看来,早培班的教师应是集研究型、综合型和贯通型于一身的。要达到这样的条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新进早培班教师时,学校主要从师范大学和综合型大学中选择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当专职教师无法指导学生时,学校会想办法为学生找到其研究领域的校外专家担任导师。目前,人大附中已经初步建立了一支优秀的超常教育师资队伍。

保护和发现一个天才不容易,忽略一个天才却是轻而易举。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让老师们无比羡慕、倾心于这批孩子。

学校更希望社会各界也能在这项意义深远的事业上伸出援手,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领军人物,使那些有特殊天赋的人,通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条绿色通道,成长为国家急需的栋梁之材。

新晓燕



一则组建电子竞技国家队的消息引来国家跳水名将嘲讽,进而引发电子竞技究竟算不算体育的网络大讨论。

其实,早在2003年电子竞技就成为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将电子竞技完全等同于“打游戏”、并认为“玩物丧志”、“影响孩子”是造成这场网络口水仗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众多反对者的认识误区。专家认为,电子竞技可以算体育,但一定要避免“唯金牌论”发展观,只要不过度,也谈不上“影响学习”。

一句嘲讽引发电子竞技身份疑问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宣布成立一支17人的电子竞技国家队出战第四届亚洲室内和武道运动会。这则消息引来跳水三米板全国冠军何超在微博上吐槽:“电子竞技也算体育?玩游戏都可以拿奥运冠军,那我们这些项目练得这么辛苦真白干了,干脆好好玩游戏算了……”

虽然何超很快在微博上进行解释和道歉,表示自己并没有攻击电子竞技项目的意思,他的哥哥、跳水世界冠军何冲也站出来道歉,并希望大家能谅解何超。但何超的吐槽迅速成为网络讨论热点,有数十万网友参与讨论,支持者大多认为电子竞技“就是玩游戏”,和体育不沾边,最多能算“竞技”。但更多的网友不认同这一观点,在网站调查中,有68%以上的网友认为电竞应该算体育,只有8%的网友认为这是不务正业。

网友“LakeRen”说:“有人靠体能拿冠军,有人玩智商拿冠军,任何竞技阶段提升都在于突破自己能力界限。”网友“轻尘满面”说:“电子竞技算体育项目已经10多年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不理解的人。电竞选手的训练不比普通运动员强度低,对他们来说,电竞早就超出游戏这个范畴了。”著名体操运动员陈一冰也在微博上评论说:“不要小瞧任何人,都不容易,他们付出也非常多的。”

也有部分网友表达了这可能助长孩子沉迷游戏的担忧。有网友就调侃说:“就怕孩子们更有借口说‘老妈,你out了,这可是体育!’”

电子竞技等同“打游戏”实乃误区

其实早在2003年,电子竞技就在国家体育总局有了“身份”,被正式确定为第九十九个体育运动项目,目前的“序列编号”是78号,其定义为“利用高科技软硬件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同样的,“国家队”也不是“新生儿”,包括

WCG、ESWC、MLG(世界三大电竞赛事)在内的众多电子竞技赛事中都曾有中国队的身影。2005年魔兽争霸选手李晓峰(SKY)首次为中国队拿到WCG冠军,去年在江苏昆山举办的2012WCG总决赛中,中国队更是创历史地拿到三金,首次捧起“国家杯”。

然而,一直以来电子竞技在很多人眼中仍等同于“打游戏”,再加上沉迷游戏作为社会问题逐渐引发重视,电子竞技遭遇如此“口水仗”并不令人意外。

事实上,在韩国等电子竞技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电竞已经带动相关产业链的蓬勃发展,而在国内,电竞同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2012WCG总决赛的火爆就曾让记者亲身感受到这一运动的魅力。

和传统体育运动类似,电子竞技强调对抗性和竞技性,选手需要通过刻苦的训练来提高自己的眼脑手的速度、反应等,在团体项目中则更讲究配合和团队合作。

曾两夺WCG魔兽争霸项目冠军的李晓峰就坦言:“我没有过人的天赋,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我曾经连续一个星期每天练习16至18个小时,连续不断地重复鼠标和键盘的操作,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挑战,更是对精神意志的考验。如果他们真正了解了电竞的内涵,就不会认为这仅仅是游戏。”

国家应力避“唯金牌论”发展观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认为,体育的核心理念有两个,一是身体活动,一是比赛。他说:“如果说电子竞技不是体育运动,那围棋、象棋等棋类以及桥牌都算不上了,虽然这些不算身体运动,但都是比赛。其实大家不必太纠结电子竞技是否与传统意义上的体育项目一样,用大体育观来看,把它列为体育项目未尝不可。”

郝勤还表达了对“影响学习论”的驳斥。他说:“沉迷于网络、耽误学习等,跟电子竞技没有必然联系。我反倒认为,电子竞技是一种开发智力的有益方式,只要不过度,甚至可以把孩子的注意力从网聊、网恋等无聊活动中转移开。”

郝勤认为,家长觉得这会影响学习,恰恰暴露出他们应试教育的思维。

不过,郝勤同时认为,电子竞技国家队不必长期设立。他说:“发展电子竞技一定要避免陷入‘唯金牌论’的发展观,不要为了拿金牌养一拨专业运动员,而要依靠民间力量来推动项目开展,政府多鼓励、支持建立民间俱乐部,自己不要直接去办,大赛来临,通过民间选拔来组队参加就行了。”

新 通